

列 宁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第 一 分 册

人 民 出 版 社

列 宁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人 民 出 版 社

目 录

序言	1
考茨基怎样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	5
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	17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	26
苏维埃不得变成国家组织	34
立宪会议和苏维埃共和国	42
苏维埃宪法	51
什么是国际主义?	63
在“经济分析”的幌子下为资产阶级效劳	78
附录一 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	106
附录二 王德威尔得论国家的新书	111
注释	119

序 言

不久以前在维也纳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Wien, 1918, Ignaz Brand, 共63页),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说明第二国际正象各国一切正直的社会主义者早就指出的那样,已经遭到最彻底最可耻的破产。现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在许多国家中已实际地摆在日程上了。因此,把考茨基的叛徒的诡辩和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分析一下是必要的。

但是首先应当着重指出,战争一开始后,本书作者就已多次指出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决裂了。1914—1916年间发表在国外《社会民主党人报》¹和《共产党人》杂志²上的许多文章,都是阐述这一点的。这些文章曾收集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出版的《反潮流》(著者格·季诺维也夫和尼·列宁,1918年彼得格勒版,共550页)一书中。关于“考茨基主义”,我在1915年日内瓦出版的、随即译成德文和法文的小册子³上,曾这样写道:

“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人物,是一个从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弄到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司徒卢威主义’或‘布伦坦诺主义’(就是说,变成承认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资产阶级学说,这一点表现得

特别明显的是俄国作家司徒卢威和德国经济学家布伦坦诺)的最典型最鲜明的例子。我们从普列汉诺夫的例子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不承认宣传和准备这种斗争手段并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考茨基把以下两者无原则地‘调和’起来: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承认在这次战争中保卫祖国,另一方面是对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的让步,如在表决军事拨款时弃权,在口头上承认自己采取反对派立场等等。1909年,考茨基写了一整本书来论述革命时代的逼近和战争同革命的联系,1912年考茨基在关于利用即将到来的战争进行革命的巴塞尔宣言上签了字,现在他却千方百计地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和粉饰,并象普列汉诺夫一样,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讥笑一切革命意图,讥笑一切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步骤。

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目的。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矛盾的社会产物,是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格·季诺维也夫和尼·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日内瓦版第13—14页)

其次,我在1916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1917年在彼得格勒出版)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考茨

基关于帝国主义的一切论断在理论上的虚伪性。我引用了考茨基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着重号是考茨基加的）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我指出这个定义完全不正确，它“适用”于抹杀帝国主义最深刻的矛盾，“适用”于同机会主义调和。我提出了我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我指出了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批评甚至比不上资产阶级和市侩对它的批评。

最后，我在1917年8、9月间，即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1917年11月7日，旧历10月25日）前夜，写了《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一书（1918年初在彼得格勒出版），在该书第六章《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了》中，我特别谈到了考茨基，证明他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学说，把它变成了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背弃革命”。

其实，考茨基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中所犯的基本理论错误，就是他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作了机会主义的歪曲，这种歪曲我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已作了详细的揭露。

这几点预先说明是必要的，因为从这里可以证明，在布

尔什维克夺取国家政权和因此受到考茨基非难**以前很久**，我就公开指责过考茨基的叛徒行径了。

考茨基怎样把马克思变成了 庸俗的自由主义者

考茨基在他那本小册子中讲到的基本问题，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内容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世界各国都有极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对于先进国家，尤其是对于各交战国，尤其是在目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整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问题。因此，必须仔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考茨基是这样提问的：“两个社会主义派别”（即布尔什维克和非布尔什维克）“的对立”，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的对立，即**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的对立”（第3页）。

我们要顺便说一句，考茨基把俄国的非布尔什维克，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称为社会主义者，是根据他们的**名称**，即根据他们的言论，而不是根据他们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所占的**实际地位**。这是何等高明地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呵！这一点以后再详细谈。

现在应该谈主要的东西，就是考茨基关于“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根本对立”的伟大发现。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考茨基的小册子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这真是骇人听闻的理论上的混乱，这真是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应当说，考茨基远远超过伯恩斯坦了。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无产阶级国家同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的关系问题。看起来这不是朗若白昼吗？然而考茨基象个一味背诵历史教科书而变得干巴巴的中学教员那样，硬是背朝着二十世纪，面向着十八世纪，在许多章节中千百次枯燥无味地反复咀嚼着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同君主专制、同中世纪制度的关系的滥调！

真是象在梦里嚼树皮！

这根本是文不对题。考茨基竭力想把事情说成似乎有人在鼓吹“鄙视民主”（第11页）等等，这只能引人发笑罢了。考茨基只好用这种无聊的话来抹杀和混淆问题，是因为他按自由主义观点提出问题，只谈一般民主，而不谈**资产阶级民主**，甚至避开这个确切的阶级的概念，拼命讲“社会主义以前的”民主。我们的这位废话专家几乎用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即用了63页中的20页，来大谈其空话，这些空话资产阶级是很愿意听的，因为这些空话等于是粉饰资产阶级民主，抹杀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但是考茨基的书名终究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学说的**实质**正在于此，这是谁都知道的。所以考茨基说了一大堆文不对题的废话之后，**不得不**把马克思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引用一下。

究竟“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是**怎样**引用的，这简直是一出滑稽剧！请看：

“这个观点”（即考茨基所说的鄙视民主）“依据的只是卡尔·马克思说过的一个词”。——第20页上一字不差地

这样写着。而在第 60 页上,这一点甚至又以这样的形式重说了一遍:布尔什维克“凑巧记起了 1875 年马克思有一次在信中用过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儿”(原文上一字不差地这样写着!! des Wörtchens)。

下面就是马克思用过的这个“词儿”: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⁴

首先,把马克思总结他全部革命学说的这段著名论断称为“一个词”,甚至称为一个“词儿”,这简直是侮辱马克思主义,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不要忘记,考茨基是一个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背得出来的人;从考茨基的一切著作来看,在他的书桌或脑袋里一定有许多木箱,把马克思所写的一切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引用起来极其方便。考茨基**不能不知道**,在巴黎公社以前,尤其在巴黎公社以后,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无论在书信中还是在刊印的著作中,都曾**多次**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不能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公式不过是在历史上更具体、在科学上更确切地说明了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任务,而这个任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2 年至 1891 年这**四十年间**,考虑到 1848 年革命尤其是 1871 年革命的经验时经常谈论的。

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茨基竟这样骇人听闻地歪曲马克思主义,这该怎样解释呢?从这一现象的哲学根

源来看，这是用折衷主义和诡辩术来偷换辩证法。考茨基是要这套偷换把戏的大师。从政治实践上来看，这是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归根到底就是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大战开始以后，考茨基更是突飞猛进，在口头上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当资产阶级奴才的艺术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再看看考茨基怎样精辟地“解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儿”，就会更加相信这一点。请看：

“可惜马克思没有更详细地指出，他是怎样了解这个专政的”……（这是叛徒的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作了许多极详细的指示，不过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茨基故意回避这些指示）……“按本义来讲，专政这个词意味着消灭民主。但是，就本义来讲，这个词自然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一个人的独裁。独裁和专制不同，它不是被看作经常的国家制度，而是被看作暂时的极端手段。

‘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不是个人专政，而是一个阶级专政）这个说法表明，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专政决不是指这个词的本义。

他在这里所说的不是**管理形式**，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的一切地方必然出现的一种**状态**。马克思认为英美可能和平地，即用民主方法实现过渡，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在这里指的并不是管理形式。”（第20页）

我特意把这段议论完全引来，好让读者清楚地看出“理论家”考茨基采用的是什么手法。

考茨基想用先给专政这个“词”下定义的方法来研究问题。

好极了。用任何方法研究问题，这是每个人的神圣的权利。只是要把研究问题的严肃的老实的态度同不老实的态度区别开来。谁想用这种方法认真研究问题，谁就应当给这个“词”下个**定义**。这样，问题才会提得清楚而直接。考茨基却不这样。他说：“按本义来讲，专政这个词意味着消灭民主。”

第一、这不是定义。既然考茨基不愿意给专政这个概念下定义，他为什么又采取这种方法研究问题呢？

第二、这显然不正确。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谈一般“民主”是很自然的。马克思主义者却永远不会忘记问一下：“这是对哪个阶级的民主？”谁都知道，就是“历史学家”考茨基也知道，例如古代奴隶的起义或大骚动，一下子就暴露出古代国家的实质是**奴隶主专政**。这个专政消灭了奴隶主**中间的民主**，即对奴隶主的民主没有呢？谁都知道，没有。

“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说出这种骇人听闻的谰言和谎话，是因为他“**忘记了**”阶级斗争……

要把考茨基的自由主义的虚假的论断变成马克思主义的符合真理的论断，就必须说：专政不一定意味着消灭对其他阶级实行专政的那个阶级的民主，但一定意味着消灭（或极大地限制，这也是一种消灭方式）被专政的或者说作为专政对象的那个阶级的民主。

但是，不管这个论断多么符合真理，它并没有给专政下定义。

我们来看看考茨基的下一句话吧：

……“但是，就本义来讲，这个词自然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一个人的独裁”……

考茨基象一只瞎了眼的小狗，用鼻子东嗅西嗅，偶然嗅到了一个正确的思想（即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但他**毕竟没有**给专政下个定义，而且他还说了明明不符合历史真相的谎话，说专政意味着个人独裁。这在语法上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行专政的可能是一小群人，也可能是寡头，也可能是一个阶级等等。

接着考茨基指出专政同专制的区别，虽然他的说法显然不对，我们也不去分析它了，因为这同我们研究的问题毫无关系。大家知道，考茨基爱从二十世纪转向十八世纪，又从十八世纪转向古代，我们希望德国无产阶级争得专政以后，会考虑到考茨基的这种爱好，让他去当中学的古代史教员。空论专制以避免给无产阶级专政下定义，这不是极端愚蠢的做法，就是非常笨拙的骗子的行为。

总之，我们看到，考茨基立意来谈论专政，却讲了一大堆明显的谎话，根本没有下一个定义！他本来可以不依赖他的才智，可以凭记忆从他的“木箱”中拿出马克思论专政的一切言论。要是这样，他一定能得出下面这个定义或实质上同这一定义：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看，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对于每个觉悟的工人（即群

众的代表，而不是象各国社会帝国主义者那样被资本家收买的市侩混蛋的上层分子)都朗若白昼的真理，对于为自身解放而奋斗的被剥削者的每个代表都一目了然的真理，对于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无可争辩的真理，我们竟要从最博学的考茨基先生那里“通过战争夺回来”！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成了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卑鄙的献媚者的第二国际领袖们浸透了奴才精神。

考茨基首先玩了一套偷换把戏，公然胡说八道，说什么专政这个词的本义就是个人独裁，接着又(根据这种偷换把戏!)说，“可见”，马克思所讲的阶级专政并不是指这个词的本义(而是指这样的意思：专政并不意味着革命暴力，而是意味着在资产阶级的——请注意这个形容词——“民主”条件下“和平地”获得多数)。

请看，他说应当把“状态”同“管理形式”区别开来。这种异常深奥的区别，正象我们要把一个不善于推理的人的愚蠢“状态”同他的愚蠢“形式”区别开来一样。

考茨基之所以**需要**把专政解释为“统治的状态”(他在该书下一页即第21页上一字不差地这样说)，是因为这样一来，**革命暴力就消失了，暴力革命就消失了**。“统治的状态”是在……“民主”条件下任何一种多数所处的状态！通过这样一套骗术，**革命就安然无事地消失了！**

但这套骗术太笨拙了，因而也挽救不了考茨基。专政的前提和意思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采用叛徒们所不喜欢的**革命暴力**的“状态”，这是隐瞒不了的，正象“口袋里藏

不住锥子”一样。显而易见，所谓“状态”同“管理形式”有区别，这是荒谬可笑的。在这里谈什么管理形式更是加倍的愚蠢，因为任何一个小孩都知道君主制与共和制是不同的管理形式。然而我们竟必须向考茨基先生证明，这**两种**管理形式也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其他一切过渡的“管理形式”一样，不过是**资产阶级国家即资产阶级专政**的不同形态而已。

最后，谈论管理形式，不仅是愚蠢地而且是粗糙地伪造马克思的意思，因为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分明是**国家**的形式或类型，而不是管理形式。

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新的国家机器，用恩格斯的话说，“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⁵。

所有这一切，考茨基都要加以掩饰和歪曲，因为他的叛徒立场使他非这样做不可。

现在来看看他用了一些怎样可怜的道词。

道词一。……“马克思认为英美可能和平变革，即用民主方法实行变革，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在这里指的并不是管理形式”……

这里同**管理形式**毫无关系，因为有些对资产阶级**国家**来说不是典型的君主国，并没有军阀制度，而有些在这方面是十分典型的共和国，却具有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这是大家知道的历史事实和政治事实，是考茨基也无法伪造的。

假如考茨基肯认真地老实地谈论问题，他就会问一问自己：有没有并无例外情形的关于革命的历史规律呢？他

的回答便会是：没有，没有这样的规律。这样的规律指的只是典型的东西，即马克思有一次称之为“理想的东西”，当时他所指的是一般的、正常的、典型的资本主义。

其次，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有没有使英美**在我们现在探讨的这方面**成为例外的因素呢？任何一个稍微知道历史问题方面的科学要求的人都很清楚，必须提出这个问题。不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伪造科学，就是玩弄诡辩。而提出这个问题，就不会怀疑这样的答案：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这种**暴力**之所以必要，**特别是**因为存在着**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极详尽地说明过（尤其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及其序言中）。但是，恰恰在马克思发表这个意见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恰恰在英美两国，恰恰**没有**这种制度！（而现在，这种制度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有了。）

考茨基为了掩盖他的叛徒行径，只好处处招摇撞骗！

但是，请看他在这里怎样无意地露出了自己的马脚。他说：“和平地，即用民主方法”！！

在给专政下定义的时候，考茨基拼命对读者隐瞒这个概念的基本标志，即革命**暴力**。可是现在真相大白了：问题正在于**和平变革**同**暴力变革**的对立。

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词、诡辩和骗人的伪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转到资产阶级方面的行为。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历史学家”考茨基无耻地伪造历史，竟“忘记了”一件基本事实：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它的全盛时期也正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属性（这种属性在英美表现得特别典型），其特征是比较说来最爱和平，最爱自由。但是帝国主义，即在二十世纪才完全成熟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属性，其特征则是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大限度地到处发展军阀制度。在谈论和平变革或暴力变革问题具有多大的典型性或可能性时，竟然“不注意到”这一点，那就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了。

遁词二。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它是由不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全民投票**，即用“**民主方法**”选举出来的。于是考茨基洋洋得意地说：……“在马克思看来”（或者照马克思的意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无产阶级占多数的情况下（bei überwiegendem Proletariat, S. 21），从纯粹民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一种状态”。

考茨基的这个论据，异常荒唐可笑，真使人感到有embarras des richesses（驳不胜驳的困难）。第一、大家知道，资产阶级的精华、大本营和上层分子都从巴黎逃到凡尔赛去了。在凡尔赛还有“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这又表明考茨基硬说社会主义的“一切派别”都参加了公社是造谣。当时巴黎居民分成两个交战的营垒，其中一个营垒集中了全部战斗的、政治上积极的资产阶级，把这种情形说成是“全民投票”的“纯粹民主”，不是太可笑了吗？